

一九三三年暹羅至中國之飛行(上)

· 沈運曾譯 ·

——三〇年代初期一名幹勁十足的暹羅飛行員冒生命危險往返中國之拓荒飛行



從空中由暹羅

加以複製並紀念之了。

SIAM——今泰國——飛到中國，在一九三二年來說，那簡直是駭人聽聞的癡人說夢。但不知這話題當年是如何開始的，總之在社會上大家議論紛紛，斥為無稽之際，有一名勇氣十足、膽量過人的暹羅航空員，已然靜悄悄地獨自一人進行。他忍受日夜辛勞，冒著熱帶暴風雨，以非常危險之低高度飛越山嶺，還把飛機從沼澤中解救出來，一度還被以間諜罪嫌逮捕。他也曾差一點兒被海上軍艦砲火擊中！好不容易飛到中國，這才得知國內發生一場政變，在他飛離後已經改朝換代，他自己的生涯，亦將跟著大變。總而言之，在他有生之年，這場勇敢的拓荒飛行，絲毫沒給他贏得什麼名利，甚至在社會上，都沒引起一點注意。這是不是因為東、西方人士對飛行航空這類科技活動的興趣大不相同呢？但年輕的一代，對這位拓荒飛行先驅——盧安方索蓬(Luan Phongsophon)，和他那架命名為「暹羅小姐」(Miss Siam)的飛機，現在才產生遲來的興趣，要

暹羅第一架私人飛機所有者盧安方索蓬。



且說方索蓬，他是一八九七年五月八日在暹羅出生，為一暹羅貴族之子，自幼便想當軍人。當其年齡一到，便獲准進入曼谷的一皇家軍官學校(Royal Military Academy)受訓。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暹羅曾派遣一隊人馬至歐洲，為協約國作戰。一心要想走上戰場的方索蓬，這時軍校尚未畢業，可是他根本等不得了，竟請求從軍校退學，而跟隨特遣隊當一名「無任命狀軍官(Noncommissioned Officer)」——相當於士官長——前往法國。一次大戰結束後勝利歸來，暹羅當局為獎勵這名年輕士官，核准他到巴黎學習機械工程，他在班上以第二名成績畢業，回國後在軍校擔任教官。

稱，一時大為流行。該機敞艙寬大可乘兩人，但亦可做特技飛行表演。

一九三一年他回國後不久，這位年輕飛行員的朋友中，有一人是屬於一個名叫「暹中合作協會(Siam-Chinese Co-operative Club)」的組織，他問起方索蓬，「暹羅小姐」能夠飛得到印度去嗎？因為「暹羅陸軍航空隊(Siam Army Air Corps)」不久前曾派機試過此一前往印度之飛行，但因抵達目的地前發生不幸墜機事故，一場努力就此結束。方索蓬向其友保證，他的「暹羅小姐」完全能勝任去印度甚至更遠的長程飛行——而且，根本無須像陸航隊那樣動員支援隊伍，大張旗鼓。他以一名有飛行經驗，且擁有飛機及發動機修護執照之飛行員來看，絕對有信心，能處理沿途所發生的任何困難。他認為此類飛行所真正需要克服的困難乃是財務問題。不過，他建議，如果他朋友能籌措到所需經費的話，中國將是更為適當的目的地。原因有二：第一、「暹羅陸軍航空隊」既有心成為飛航印度之第一名，那內心也許就不願鼓勵老百姓也去嘗試了；第二、既然有個現成的團體叫「暹中合作協會」，那豈不正好是支持飛航中國的最佳單位？

學校畢業後，方索蓬又在美國待了好一陣子，他飛越過全美至少三十個州。他先在一家飛行馬戲團當特技飛行員，又抽空去參加各式各樣的空中飛行表演，他把所賺得的錢都節省下來，買了一架嶄新的飛機，他將這架「航空式機(Travel Air 2000)」命名為「暹羅小姐」。

雖然已決心要飛中國，可是應如何進行？老實說小方毫無所知，但他理解，此行必須先要獲得允准。但應由誰來核定？不要說年輕的飛行員沒有頭緒，恐怕暹羅國的首相也弄不清楚。方索蓬想，既然「陸軍航空隊」曾涉及過到印度的國際飛行，那他要穿越法屬印度支那(即今越南等)到中國的國際飛行，可能也將由軍方核准。於是他便把詳細計畫送進陸軍，然後耐心的等候回覆。好幾個月過去了，一點消息也沒有。由於這種破天荒第一遭的申請，陸軍不知怎麼辦？連整個政府也沒有真正搞清楚過，所以一直耽擱下來。最後，聽說是由暹羅內政部和外交部出面，對這項申請加以審查，共同核准。

該機為開啟式駕駛艙雙翼機，裝九十四匹馬力之寇蒂斯(Curtis OX-5)引擎，用雲杉層板及鉛鉚鋼管製成，外罩蒙布，係於一九二五年間問世，以多功能和可靠，且飛起來極具快感著

時，這架「航空式」當然跟著回去，因之成為暹羅國有史以來第一架為平民所擁有的飛機。

他飛越過全美至少三十個州。他先在一家飛行馬戲團當特技飛行員，又抽空去參加各式各樣的空中飛行表演，他把所賺得的錢都節省下來，買了一架嶄新的飛機，他將這架「航空式機(Travel Air 2000)」命名為「暹羅小姐」。

雖然已決心要飛中國，可是應如何進行？老實說小方毫無所知，但他理解，此行必須先要獲得允准。但應由誰來核定？不要說年輕的飛行員沒有頭緒，恐怕暹羅國的首相也弄不清楚。方索蓬想，既然「陸軍航空隊」曾涉及過到印度的國際飛行，那他要穿越法屬印度支那(即今越南等)到中國的國際飛行，可能也將由軍方核准。於是他便把詳細計畫送進陸軍，然後耐心的等候回覆。好幾個月過去了，一點消息也沒有。由於這種破天荒第一遭的申請，陸軍不知怎麼辦？連整個政府也沒有真正搞清楚過，所以一直耽擱下來。最後，聽說是由暹羅內政部和外交部出面，對這項申請加以審查，共同核准。

光是等待批示便耗去了半年，方索蓬已等得焦急不堪，巴不得馬上出發。雖然這時正值東南亞夏日雨季，但小方怕不抓緊機會，突然又發生什麼意料不到的官僚手續，已經打開的飛行之窗，難保不被關掉，因此決定——飛！

「暹羅小姐」早已準備妥當，在駕駛內加裝了兩隻油箱，令「旅空式」機之耐力由三小時倍增為六小時。當時暹羅到中國，根本沒有任何航圖，他只得以南各國的公路圖拼湊代之，其基本計畫非常簡單：

一、以「暹羅小姐」之耐力為選定降落場站之基準；而以該場地可能買到航空燃油為最佳。

二、每一航段應保持其滯空時間最長——使用巡航速度讓引擎轉動不快也不慢；全程降落次數愈少愈好——因起、降乃飛行中最危險部分，且加諸引擎之損耗與壓力最大，如此勉可增加成功飛完全程之機會。

一九三二年六月十九日星期天，方索蓬乘火車離開曼谷前往東芒機場(Don Muang Airport)，陪同這位獨自進行國際首航飛行送行的是他的母親、妻子和兒子，還有少數朋友及幾位「暹中合作協會」的會員，並無任何啟航儀式。當方索蓬正忙著為飛機離場做種種準備工作之際，協會的一名官員交給他一份文件，並一再加以說明、解釋、交代，耗時甚久——雖然飛行員一直點頭，卻一心想著其他的重要事了。

小方隨身行李非常少，全部私人用品裝在一隻籐編提袋中。駕駛艙箱內則塞滿工具、火星塞及引擎機油等。由於自申請飛行開始，凡事全由他一人辦理，故這時心不在焉地從那位協會官員手中接過文件，順手便塞進他的籐袋中，全然不知那文件是什麼。原來是一封用中文書寫的介紹函，對其飛行非常重要——幾乎靠它才救了他一命！

「東芒」乃一軍事機場，經常十分繁忙，但星期天卻正好無人幫忙，害得飛行員只得臨時抓一位友人來開關電門轉鈕，得扳著他手指頭教會，然後自己跑下機搖轉螺旋槳，這才慢慢啟動；滑行順暢後，起飛朝南向曼谷飛去。等到一切都順利才掉頭向越南飛去。當接近朝拉河(Chao Phra River)時，小

方壓著一邊機翼，在屋頂金光閃爍，雄偉的「玉佛寺(Wat Phra Keo)」上空繞飛三圈，向佛祖致敬，然後轉向東北續航。

一小時三十分鐘後，「暹羅小姐」在「呵叻城(Korat)」做了首次降落，原希望能在此將油箱加滿航空汽油，不幸「呵叻」並無航空油，只得用汽車用油灌滿，繼續向東北飛去。飛越黎逸(Roi Et)穿過湄公河谷，前面便是寮國(Lao)地界了。可是當他飛近湄公河時，狂風暴雨突臨，能見度直線下降，伸手不見五指，他只好暫時在河西屬於暹羅的城市「那空帕農(Nakhon Phanom)」降落。

飛行員備受款待，並在省長官邸過夜。次晨風雨已過，他起飛直奔寮國，將湄公河拋在後面，於七月二十日下午一點到達「他曲(Tha Khek)」，短暫停留之後，繼續東飛。按他的計畫，下一站目的地便是越南的「榮市(Vinh)」，但安南高原橫亘在前，山高達四千呎，由於「暹羅小姐」滿載燃油，一再嘗試，顯然難以爬升超過四千呎以上。

繞飛一陣，下午仍舊返回「那空帕農」，不料接連三天亦復如是，原因是天氣時變，大雨與濃霧阻礙了他，到第四天早晨，方索蓬把心一橫，決定今天非跨越這山嶺不可，他再請出他那張中南半島的公路圖，仔細觀察，發現從「他曲」北邊的一條小路，可以繞道通過幾處山隘口之後，再盤旋下山進入越南河谷。他把飛機當汽車開，沿著公路低空飛行，一路驚險萬狀，有好幾處山隘口，窄如縫隙，機翼幾乎要擦上兩側的山脊了！當他看見一個小山村時，他知道已近山頂，但可以不丟山頂。冒著風雨，直向山嶺東邊飛去，然後找到一條河流進入通往「榮市」的峽谷。

實際上小方在「榮市」降落兩次，第一次是在一軍機場，剛著陸便叫他離開，指示他要到「榮市



一九三二年暹羅至中國拓荒飛行往返路線圖。

「新建之商用機場。可是那座機場太新了，新的還在建造。降落後非但再次找不到航空汽油，也找不到他需要的其他任何事物。」「榮市」市區在兩哩之外。倒有幾名建築工人自願一罐一罐地從城裡為他提汽油來。」「榮市」至「河內」尚有兩百哩航程，「暹羅小姐」繞道翻山，耗油較預計的多，但在此並未將油箱加滿，只加夠飛達「河內」的油量。

盧安方索蓬到達「河內」，獲得法國軍方熱烈歡迎。飛機推進棚廠檢修，飛行員送到旅館，還另派一名法國飛行員帶他遊覽市區。翌晨，法國人把「旅空式」油箱加足航空汽油後道別。小方向中國廣西省邊界的「芒街(Mag Cui)」飛去。但東南亞夏季的壞天氣繼續找麻煩，無論怎麼飛，他總找不到城市，只得轉向西南飛行，以避開壞天氣。終於繞出山區，他繼續前進，照他的公路圖，應該接近海灣了。此時，引擎開始咳嗽，越咳越兇，方索蓬只得尋找地方迫降。突然發現沿海岸線有一條長長的平順沙灘，但當「暹羅小姐」輪胎一接觸地面，他立刻明白已降落在地表非常鬆軟之處，事實上此乃一片沼澤區。飛機停下之後，不一會兒便逐漸下沉，一對主輪幾乎有一半陷入污泥中。(待續)